

随感

三十岁出门远行

◇李泱（宁夏银川）

办公室同事是在丽江读的大学。去图书馆的路上,问他对丽江的印象,他说没有像外界描述的那样美得不可方物,有不少同质化的民宿,千篇一律的景区项目。记起在小长假前夕,还曾想过要去那里度假,其实如今对我来说,城市都不重要,只想换个地方待着,做什么都可以。

记得以前上大学,每次旅行前的期待感都拉得满弓,规划路线、订酒店、找网红餐厅,忙忙碌碌又乐此不疲。红眼航班,青年旅馆,用不完的精力,那时候还没有“特种兵旅行”这个词,但含义大抵类似。看日出、打卡拍照,遇到不懂的历史背景还要百度,九宫格照片发到QQ空间,再配上诗意优雅文案,一场壮游换来的灵魂暂歇,抵过所有肉身的疲惫。

不过去的城市多了,发现无论什么城市,同质化的景点很多,步行街小吃街都全国统一,看似琳琅满目地域特色浓郁的小店,只不过是换了地名的全国连锁,除了有些风土人情还值得沉潜其中去体味,少去一两个景点已无太多遗憾。虽说如此,工作后每到法定假日,还是会被社交平台的文旅预热打

动。只是到了苏堤发现望不到桥身。到了秦淮河别说画舫,掏出手机想证明到此一游,满目皆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原本的“烟笼寒水月笼沙”没看到,自己倒是被旅行大军给“拢”住停滞不前。于是暗自心想,以后法定假日不出去了。

虽如此,看着朋友圈的旅行晒图,终究还是坐不住,外省游人多,回家乡避避暑也好。依旧到处是熙熙攘攘的游客,在仿古建筑里品尝珍馐,在潺潺溪流间捧水嬉戏,看到几个细胳膊细腿儿的十几岁的男孩女孩轻巧地踩着一个个水中落石,一路打打闹闹,笑得特别开心,让我想起小时候野蛮生长的自己和同伴们参加春游,背包里满是饼干火腿肠,也是如此意气风发。

行走是内向的勘察,而我们穿行其间的风景,又是如何微妙地塑造着我们。但是童年消逝了。我问过朋友一个问题,二十岁时去自己想城市的心境,是否同三十岁时一样,他说只要那是你想去的地方,什么都不会变,我没作答,心想三十岁时我还会毫不犹豫地踩那块沾满绿苔的落石而无所畏惧吗?还会让皮肤在三十多摄氏度

的高温下炙烤蜕皮而毫不在意吗?还会兴冲冲揣着一张可能排至凌晨的网红餐厅号码牌而兴致不减吗?我不知道。

一位亲戚知道我很宅,鼓励我多出去走走,说年轻人要有年轻人的模样,不要像他现在这个年纪什么欲望都没有,消费降级后也不想逛商场,没什么购物欲望,对于年轻人感兴趣的事物也不想了解,沈腾的电影好像也没那么好笑,一到放假就想睡觉,哪都不想去。可怕的是我和他相差二十多岁,竟有着相同的心境。最消磨勇气的,就是过早放弃对未知的探索。当对未知的边界探索得越多,会发现更多的未知,可人生不就是场旅行吗?于是我再度决定出行,放下焦虑,走上通往未知的路。

在千万年数不尽的日子里,我们徒步走过崎岖的道路,陌生的道路,流光溢彩的道路,荆棘载途的道路,不只是为了上下班和旅行,还因为道路对我们而言代表着某些强烈的感受,譬如自由,新的社交,对景色的新认识。道路让人走向通往未知的旅程,最终让我们发现自己到底是谁。



《小院风景》
张尚宝

微生活

爱到中年

◇吴昆（北京大兴）

和妻子结婚十五年了,再加上谈恋爱的五年,总共二十年过去了,不知不觉已经四十多岁了,不仅人到中年,爱也到了中年。

爱到中年,少了些浪漫,多了些关怀。以前的我,会时不时给妻子准备鲜花和一些小惊喜,有时也会准备一些很有纪念意义的小礼物。现在的我,天冷了会给妻子准备好棉帽,天热了会给她做最爱的冻奶昔,累了会给她捶肩,会记得给她做红烧茄子时不要放糖,虽然都是些小事,但这都是爱的关怀。

爱到中年,少了些冲动,多了些理解。以前的我,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有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和妻子吵起来,她不让,我

也不退,因为我不觉得我有错,就这么僵持着,有时候还得冷战几天。现在的我,几乎不会和妻子吵架,尽管有些事情确实是妻子的错,但是我知道,妻子肯定是为我好,我要理解她,不就被她骂几句而已嘛,淡定些就好,爱的表现之一就是理解。

爱到中年,少了些想象,多了些现实。以前的我,会想象着以后的生活,想象我和妻子会在海滩上相互依偎;想象我和妻子会事业有成,住上二百平方米的大房子;想象以后我们一定不会吵架等。现在的我,会优先考虑今天晚上妻子想吃什么,会想着周末带妻子去哪里玩一玩,会想着怎么样可以多申

请些零花钱,虽然实现了,但在这小日子中,爱总是充实而幸福的。

爱到中年,少了些直爽,多了些顾虑。以前的我,无论妻子想要什么,就算花很多钱我也会买给她,有时候想去一个地方,我们总会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话想说就说,丝毫不会顾虑其他。现在的我,买礼物会考虑房贷车贷够不够,和妻子出去旅行要考虑安全性和花费,甚至有时候和妻子说话时也要顾虑到她的情绪,虽然操心些,但是却踏实,爱就是会被顾虑所牵绊。

爱到中年,就像人到中年一样,褪去了青涩,多了些成熟,像熟透的果实一般,也许看起来不怎么好看,但吃起来却是幸福的滋味。

知味

大地米香

◇卢永（宁夏银川）

母亲生下我后没有奶水,但这根本难不倒外婆。外婆说:“产妇体弱,消化不了油腻,不能喝肉汤,月子里喝米汤,不但催奶,营养也好。”那些日子,外婆几乎每天都会用自家地里产的优质大米,细火慢炖,让母亲喝上一碗浓稠的米糊汤,果然不久,母亲有了奶水。

记得有个国外的作家说过,在所有的粮食中,大米是有灵魂的,其他都只能算是杂粮。读到这句文字时,我的心如同被什么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当即就怔住了。是的,大米的灵魂,在香,尤其是新米。

一年之中,在秋的季节,新米之香,隆重登场。一粒大米,它从水田里的一株秧苗开始成长,经历了秧苗分蘖期、幼穗发育期、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灌浆结实期……一年二十四个节气,而一粒大米,从种子出发,到颗粒归仓,伴随了节气几乎一半的旅程。从春到秋,一粒大米经历过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农人汗水的滋养,谁能说一粒大米没有灵魂?没有生命被浸染的香气呢?

记得儿时,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稻田。母亲问我:“儿子,你能分清稻子和稗草吗?”我摇摇头。母亲说:“低头的是稻穗,昂头的是稗子。”稻穗越成熟果实越饱满,头便垂得越低;而稗子总是整天抬高头颅,显示自己。虽然稻子和稗子长得十分相似,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这点轻易地分辨出稗子。

稻子将要成熟,尚未收割前,沉甸甸金黄色的稻子,个个低着头,风一吹,便顺风摇摆,如将要临盆的产妇,沉浸在迎接生命降临的喜悦里。凑上前去,用力嗅嗅,立即有一股稻香盈满整个心胸。

尝新米是村民们保留的传统习俗之一。晒干的稻子打出新米来,用柴火煮米饭,柴火灶下,是熊熊燃烧、发出噼里啪啦声响的干树枝,蒸汽四溢的锅里,新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用长勺撇去米汤后,改为麦秸秆小火慢煮,不一会就听到铁锅边缘有轻微的炸响,那是米饭将成为锅巴的美妙声音。米汤有股自然的浓香,很是养人。而粘在铁锅上的锅巴,脆香耐嚼。新米饭绵软而醇香,散发着天地日月、星辰雨露的味道,村民们对之珍惜至极,哪怕是不小心掉了一个米粒,也会捡拾起来,放到嘴里。

这些年我在城市的风雨里奔波,一想起“米香”这个词,似乎于一瞬间就悄然化为一株挺立的稻子,委身于稻田中。世事沧桑,但万物澄静。米香,是沉厚大地散发的恒久之香,一个人当作一粒米,于岁月中沉潜,兀自芬芳。